

岁月留痕

大路歌合

山河之下

刘 婧

行走

在盛夏日光里

我是山东东营人,从小在黄河入海口长大,看惯了她入海前最后一道从容的弯曲。那水是浑黄的,带着上游所有泥土的气息,缓缓地、几乎不情愿地淌进渤海。我见过她涨水时的汪洋,见过她枯水时露出的沙洲,见过她两岸的芦苇在秋风中白了头,却从没见过她的底部——那些在水面之下、在泥沙之下的部分。

两年前来到济南,进入大盾构公司项目工作。今年,公司正值成立十周年,我入职两年,在我看来,自己资历浅得像一张刚裁好的复写纸。起初在办公室里翻各类资料,那些关于十七米五直径、三千三百米长度的数字,不过是一列列冰冷的符号,在Excel表格里规矩地排列着,与别的工程项目并无二致。同事们说起“山河号”,说那是世界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正在黄河底下穿行。我偶尔从窗口望出去,只看见远处工地的围挡和龙门吊的剪影,听不见地底下的轰鸣。

黄河我是见过的,在老家见过千百回,可那水在天上、在两岸之间、在诗句里,偏偏不在我的经验底下。我的岗位工作是向后看的,每一份材料都指向已经发生的过去;盾构机却是向前掘进的,每一寸推进都通往尚未抵达的未来。我与它之间,隔着仿佛一整条黄河的泥沙,也隔着我二十多年不曾触碰的河床。直到那年八月,南岸接收井。我跟着项目上的同事参加贯通仪式。站在地面上,扶着井口的围栏,十七米五、六层楼高的

“山河号”如同一条钢铁巨龙,静卧在水中,只露出五分之一的上部,挂满黄褐色的泥土。我朝下望——那是与我平日里看黄河完全相反的角度。在老家,我总是平视河面,看水流远去;而此刻,我感觉是朝着大地深处望去,望向黄河的底部,像是将要破土而出。

先是脚底传来一阵震颤,沿着脊椎爬到脑后。接着是声音,低沉、持续,像一头巨兽在地心翻身。水在翻涌,泥浆在翻涌,整个接收井像一口煮沸的鼎。那刀盘在水中旋转而出,不断地有刀具从水中显露出来,一寸一寸地,旋转着,升起来。我看见了黄河的底部。那些被刀盘切削下来的泥土,赭黄的、黏稠的、裹着水的泥浆,将澄清的接收井染黄。它们是黄河的河床,是千万年来泥沙沉积的底层,是我在老家时从未得见的那一面。

东营的黄河水从我家门前流过,入海时带走多少这样的泥土;如今在济南,在三十米深的地下,这些泥土正以另一种方式重见天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山河号”——山是泰山,河是黄河。这台机器仿佛载着整座山的重量,在一条河的深处,走了一年。刀盘上的泥里有没有大禹治水时踩过的脚印?有没有李白醉后泼洒的酒痕?有没有历代渡河人望而兴叹的泪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刀盘在转,在水里转,在光里转,在所有关于黄河的记忆里转。每转一圈,就吃掉一百二十立方米的河底;每转一圈,就把此岸和彼岸拉近一点,也把我这个东营

人与黄河的另一种面貌拉近了一点。公司十周年了。十年,足够一棵树从幼苗长成荫蔽,足够一个婴儿从襁褓走到少年,也足够一个企业从“大盾构”这三个字的构想,走到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的贯通。而我入职的这两年,恰恰是这十年里最“深”的两年——深到黄河底下去,深到17.5米的直径里去,深到每一米掘进参数的背后那轰隆隆的、沉默的、永不停歇的转动里去。

如今,那台盾构机已经安静了,停在接收井里,等着被解体、吊出、转运。它不再转动了,可它的转动已经留在了隧道的每一寸墙壁上,留在了从四十分钟到四分钟的时间压缩里。在工程施工记录里,它会变成一笔折旧,变成一项固定资产,或者变成若干年后审计报告里的一行小字。但在我这里,它永远在转。在记忆的接收井中,在朝下望去的那个瞬间,那17.5米的刀盘缓缓地、沉沉地、不可逆转地转动着,把黄河的底部翻上来给我看——那是我故乡的河。

走出工地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远处听不见黄河的水声,只有风从东边吹来,带着一点咸湿的气息,像是从入海口那边一路逆流而上,特意来告诉我:你终于见到她了,从头到脚,从水面到河底。我有幸,在这山河之下,用我的眼睛和记忆,记下了这份穿越时间的馈赠……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



青廊绘就描新城

冯仕杰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一公司

工地见闻

把凉意“充”满格

唐 辉

7月以来,重庆高温日数破了记录。中铁二十局华中师范大学重庆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热浪滚滚。

上午10时工歇,工人们陆续从遮阳棚下起身,拍拍身上的灰,把安全帽重新扣紧。水电工班王晓东的蓝色工装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白色汗渍层层叠叠,像一幅无形的地图,记录着这个夏天的每一次弯腰与抬臂。“这会儿下班,正合适。”他咧咧嘴,拧开一瓶项目部早上发的矿泉水,咕咚灌下半杯。

项目管理部的人估着时间,推着小车过来了,西瓜剖开的声音清脆得像一声号令。绿皮红瓤,还带着冰柜浸透的凉意。这是工人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不是贪那口甜,是知道有人在惦记着他们。

王晓东啃着瓜,含混不清地说,“项目部想得周到,藿香正气水、人丹、茶水,一天没断过。”

瓜皮落进垃圾桶,他抹了把嘴,又蹲回了走廊转角。此刻工地上大部分机器已经停了,只有远处树上的蝉鸣一声递一声地聒噪着,衬得这即将竣工的楼道格外空旷。他手上的活儿没停——这是水电预埋的最后收尾,把最后一根线管固定好,卡扣“咔嗒”一声扣紧,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脆。他直起腰,锤了锤后脊,抬头望向窗外。九月,这间教室里有读书声响起,盖过现在的蝉鸣,盖过电钻的嗡鸣。

他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女儿,也快上中学

了。“到时候拍几张学校的照片给她看”,他说,“就说这是爸爸参与建的。”语气平淡,嘴角却有藏不住的笑意。

趁着工人们休整的间隙,项目管理部盯着进度表的眼睛却一刻没松。现场施工人数300余人,整体进度完成了96%。数字背后是精确到小时的调度。地下室刷地坪漆要赶在干燥晴朗的上午,室外消防道路的沥青铺设必须卡在上午9点前凉爽的時刻,图书馆内装则避开所有阳光直射的窗口……

项目经理马强的手机里存着当天每小时的气温曲线,“40摄氏度以上必须全线停工,这是死命令。”他说话时目光扫过工人们休息区的遮阳网,那里挂了新装的喷雾降温设备,水雾细密得几乎看不见,只留下一片沁人的凉意。

工地的角落,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当天的防暑提醒,旁边放着免洗消毒液。项目部的人说,高温天容易滋生细菌,食堂的食材每天清晨专车配送,不留隔夜菜。这些细枝末节,像工地上那些不起眼的垫片,看着小,缺了哪个都不行。

晚上8时左右,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又一天即将过去。最后几桶地坪漆在暮色中摊开,光滑如镜的表面上,映出工人们收工时的面容——那种卸下重担后特有的松弛,汗迹未干,眉目舒展。他们身后,这所承载着无数家庭期待的建筑,正一寸一寸褪去防尘网的包裹,露出它应有的模样。

进度还差4%,而凉意,早已满格。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三公司

师恩似海

我与师父

李银航

两年前,当毕业离开校门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二十余年的学生身份就此结束了。不曾想,入职铁四院后,我迎来了又一段新的师徒缘分。

我的师父刘铁,是铁四院地路院副总工程师,同事们都习惯叫他“铁总”。初识师父,不知是他作为项目技术主管的身份原因,还是听闻他的一些诸如“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家委副主任”“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勘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标签的原因,让我对他有些敬畏。

“小伙子也过来听一下”,第一次面对面打交道,师父简单的一句话,把我引入了一个方案讨论会。会议不长,众人围坐研讨,各抒己见,“铁总”大多时候只是含笑倾听,适时补充建议,点明关键,我在一旁聆听,憧憬着未来自己像他们那样“挥斥方遒”的景象,悄然间卸下了心底的拘谨。那时我以为,跟着师父学艺,大抵是轻松顺遂的。

很快我便知晓,技术人的温和,从来都伴随着极致的严苛与执拗。参数适配偏差、数据处理疏漏、报告语句不通或者逻辑不严,哪怕只是细微瑕疵,师父都会退给我“回炉再造”。

记得有一次,我提交了一份超前地质预报报告,自认为数据翔实、格式工整,应该能一次通过。师父看了不到两分钟,手指着一处数据停了下来:“这个里程段的三组数据,波速异常值偏差超过正常范围,你没有复核出来?”我凑过去一看,才发现是采集时仪器参数设置偏了一档,导致整段数据系统性偏移。我小声解释:“这个偏差不大,应该不影响……”没等我说完,师父就合上报告,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砸得我心里发紧:“不影响?你拿什么保证?拿‘应该’两个字?”

那份报告我改了四遍,改到第三遍时实在绷不住了,不耐烦写在脸上。他似乎看准了我的“脉”,把红笔往报告上一搁:“技术报告不是作文,不是通顺就行。数据后面都连着工程安全,你在这上头差不多,将来现场就要差很多。”这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

师父在工作中开发了不少专业软件、实用小工具,兄弟单位间进行交流时,他常乐于分享,还叮嘱使用者多提改进和优化建议。唯独我想要时,他总拒绝:“先学好走路,再学跑步。”

铁建故事

兰台卷里听涛声

叶丽娅

便,纸质版是留给时间的痕迹。将来数据迁移、系统迭代,这些纸就是最原始的凭证,机器会出错,白纸黑字不会。”

她的话,让我重新审视眼前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纸张。地质勘察报告记录着地下三十米的秘密,钢筋检验单锁定着每吨钢材的身世,混凝土配合比审批单标注着每方材料的配方,隐蔽工程验收签证封存着混凝土浇筑前最后的模样。它们是档案最早的形象。

卷中·数转潮生

2025年,项目施工进入高峰期,档案也悄然跨越了一道分水岭。作为国家档案局首批电子文件归档试点项目,狮子洋通道率先推行施工资料即出即归,电子档案同步生成的全新模式。

如今,现场质检员通过移动终端拍照上传隐蔽工程验收影像,系统自动关联桩号、时间、验收人,即时生成带时间戳的电子记录;混凝土浇筑的每一车出厂单,现场坍落度检测、试块抗压强度报告,全部实时汇入信息化平台。资料查阅从翻箱查找变为鼠标轻点,效率大幅提升。

“90后”档案员曾志仁熟练地操作着电子档案系统后台,将纸质档案扫描件、原生电子文件、BIM模型数据分类标引、关联挂接。在他看来,档案数字化绝非简单的介质更替,更是从“被动保存”到“主动服务”的范式革新,让沉睡的数据与施工现场同频共振,精准契合“十五五”档案事业数智化发展的规划方向。

数字化档案的价值在施工中充分彰显。面对“巨无霸”盖梁的施工难题,项目总工程师王渊带领团队依托电子档案系统,整合比对历年同类工程施工数据。这些散落在不同项目、不同时期的档案,被系统快速关联、交叉比对。最终,团

大地在光影中铺开长卷
蓄积的暑气从地面缓缓升腾
蝉鸣在树叶伞盖下和振捣声漫过枝头
共同交织盛夏奋进乐章
草丛中悄悄隐藏的小小苍耳
散发着清润新鲜的气息
只是轻轻一掠
便随着翻飞的衣角拂边
俏皮地携走一抹独属夏季的意趣

云朵吸饱了山间清润活水
成簇点缀在山坡、堤岸与隧道口
远山轮廓浸在柔和云影里
塔吊臂划开云层刹那
周围持续起伏的号角声
牵引着桥梁与隧道不断向前延伸
牵卷着拼搏韵律的笛音
在层叠山梁间一闪而过
抛出浇筑成型、架梁落墩的喜悦
带着滚烫昂扬的热忱奔向山谷溪流
一路向前,一路高歌

安全绳勒紧下颌,头顶是澄澈云天
脚下是翻涌的热浪与江波
拌和站昼夜吞吐着滚烫砂石
当车轮碾过便道,罐车往返穿梭
砸在额骨上颗颗晶莹剔透的汗珠
顺着黝黑脖颈,沿着肘弯
一路滴答淌进反光背心
在坚实后背上洩开大片深色水渍
伴着这层层热浪
叠出一圈圆盖霜纹路

臂膀绷紧强有力的线条
在一次次昼夜攻坚中
锤炼出细腻的纹理
暖心驿站里,保温桶盛满冰凉解渴的绿豆汤
清甘绵长的滋味顺喉而下
淋漓酣畅的凉意瞬间消解夏日暑闷
吹散连日奔波的疲惫燥热

萤火摇曳暮色,晚霞拥抱归鸟
歇晌片刻,轻轻抹去满脸汗渍
转身又奔赴滚烫战场
夜色压不住施工大干浪潮
探照灯次第亮起,桥面浇筑依旧不停
对讲机传来的声声回响此起彼伏
利落洪亮的调度指令穿透晚风
焊花凌空绽开点点星火
在黑夜中舞动耀眼星河
架桥机缓缓延展,一寸寸拓宽山河通途

夏季的底色
是遍地草木不顾一切野蛮生长的初劲
带着这股初劲
踏遍沟壑山峦,联通万水千山
在盛夏长卷绘就山河新章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战友聚首 共忆荣光

李丰国

四十五载逢八一,津门战友喜相聚。
谈笑风生忆往事,重温军旅战友谊。
八四军号犹在耳,军旗交接归中央。
铁兵精神守初心,为国建设走四方。
大江南北留足迹,央企脊梁光荣退。
开怀畅饮杯中酒,战友情深永不离!
犹记当年风雪夜,铁甲鏖战路路忙。
钢钉凿破千山险,热血融冰万壑长。
今望星河话桑麻,鬓发虽白志未苍。
莫道岁月催人老,铁骨丹心永相望!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二公司

队从一份五年前某跨海大桥的电子档案中获得启发:将整体支架拆解为标准模块,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单片盖梁施工周期从传统方法的两个月压缩至28天。

卷长·声传不息

在狮子洋通道T2合同段项目,我是档案的整理者,也是档案的讲述者。我见过张小青用钢笔工工整整填写卷内目录的专注,也见过曾志仁在电子系统中快速完成批量挂接的利落。两种姿态,跨越了纸墨与数据两种形态,却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记录服务建设,让历史照亮未来。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狮子洋涛声依旧,桥墩拔节生长。那些纸质的施工记录、数字化的技术档案、嵌入数字孪生的工程数据,正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共同书写着这部超级工程的成长史。时代更迭,档案的载体形态、管理模式、服务方式不断革新,但记录时代、赋能发展的初心从未改变。

兰台卷里听涛声,听的是狮子洋江湖奔涌的自然韵律,听的是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进脉搏,更是档案事业与时俱进的成长乐章。卷长有声,薪火相传,档案与时代同行!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一公司